景宋本禮記正義

廿三

景宋本禮記正義

廿三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三年問第三十八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録屬喪服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踈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 創

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飾情之章表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問喪三年所由解釋所以三年之意　三年之喪何也者記者欲釋三年之義故假設其問云三年喪者意有何義理謂稱人之情而立禮之節文　因以飾羣者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也因此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　别親疏貴賤之節而

弗可損益也者親謂大功以上䟽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絶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使不可損益也　故曰無易之道也者引舊語成文也無不也並有差品其道不可改易　創鉅者其日久者以釋重喪所以三年也其事既大故爲譬也鉅大也夫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故云創鉅其日久也　痛甚者其愈遲者愈差也賢者喪親傷腎乾肝斬斫之痛其痛既甚故其差亦遲也　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者既痛甚差遲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是至痛極者也　哀痛未盡思慕未忘者言賢人君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故心之哀慕於時未盡而外貌喪服以是斷割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者若不斷以二十五月則孝子送死之情何時得已復吉常之禮何有限節故聖人裁斷止限二十五月豈不是送死須有已止反復生禮須有限節也哉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

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恩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已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地之間血氣之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大小各能思其種類況在於人何有窮

已也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言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小人之人曾鳥獸之不若若不以禮節之安能羣居而不亂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駟之過隙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賢人君子於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若不以禮制節之則哀痛何時窮已駟之過隙者駟謂駟馬隙謂空隙駟馬駿疾空隙狹小以駿疾而過狹小言急速之甚故先

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小人君子其意不同故先王爲之立中人之制節　故先王焉者焉是語辭立中制節者言先王爲之立中人之制以爲年月限節　壹使足以成文理者壹謂齊同言君子小人皆齊同使足以成文章義理　則釋之矣者釋猶除去既成義理則除去其服所以成三年文理者以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又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成文章義理然則何以至期也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爲人後者父在爲母也曰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雖在親皆期而除也是何也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

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法此變易

可以期也

疏 正義曰上節既稱爲父母三年何故有父母止有期者此一節釋爲期之義然則何以至期也者言爲父母本應三年何故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及父在爲母而止於期　曰至親以期斷者記者釋之爲至親本以期斷故雖爲他後及父在爲母但一期也　是何也者記者又起問云有何義故以期矣　四時則巳變矣者荅期斷之義也言期是一年之周匝而天氣換矣前時巳畢今時又來是變改矣其在天地之中莫不更始焉者言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爲今事之始也　以是象之也者聖人以是之故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

注 言三至母也　正義曰鄭意以三年之喪何以有降至於期者故云爲人後者爲本生之父母及父在爲母期事故抑屈應降至九月十月何以必至於期以其本至親不可降期以下故雖降屈猶至於期今檢尋經意父母本意

三年何以至期者但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荅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鄭之此釋恐未盡經意但旣祖鄭學今因而釋之

然則何以三年也 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爲 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下焉猶然

疏 正義曰此一節釋因期及三年之義故設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本實應期但子加恩隆重故三年焉爾也語助之辭也　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者焉猶然也子旣加隆於父母故然使倍之然猶如是倍之言倍一期故至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言使其恩不若父母 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

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

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

疏正義曰上節既稱期斷何故有九月以下故此經釋之由九月以下何也者由從也記者既稱期斷假設問之何故有從九月以下　曰焉使弗及也者焉亦然也然使恩隆不及於期也則五月不及九月三月不及五月轉相不及也　故三年以爲隆者謂恩愛隆重　緦小功以爲殺者謂情理殺薄　朞九月以爲閒者是隆殺之閒也　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者天地之氣三年一閏是三年者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者取象於一周九月者以象陽之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以象於五行三月者取象天地一時而氣變言五服之節皆取法於天地

中取則於人者則法也天地之中取則於人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歲情意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之屬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中則於人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者既法天地與人三才並備故能調和羣衆聚居和諧專壹義理盡備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疏 正義曰此一節重明三年之義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言三年喪禮於人

道之中至極文理之盛者則期以下非其至極也　夫是之謂至隆者言三年之喪人恩之至極隆厚也　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言三年之喪行之自遠未有能識知所從來也言不知從何代而來引孔子曰者論語之文證此三年之喪也　注不知至久矣　正義曰案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尚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云不知所由來者但上古云喪期無數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　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喪考妣已三年但不知定在何時其喪服所起則黃帝堯舜之時雖有衣裳仍未有喪服也但唐虞已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爲之故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若不齊則皆用白布也鄭注喪服其冠衰之異從三代以下由唐虞以上曰大古吉凶皆用白布則知三代吉凶異也

深衣第三十九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此於別録屬制度鄭云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天子大夫以其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自祭故中衣用素云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者亦謂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案少牢諸侯大夫祭以朝服故天子之士亦祭以朝服朝服用布故中衣以布其諸侯之士自祭以玄端玄端則朝服之衣但其裳異耳中衣亦用布也案詩云素衣朱襮晉人欲薦桓叔桓叔大夫得用素衣者國人以國君之禮待之故欲薦素衣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下云緣廣寸半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知喪服亦有中衣者檀弓云

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内是也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也故喪服儀云帶緣各視其冠注云緣如深衣之緣是喪服中衣用深衣則深衣緣之以采故下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以青之屬也唯孤子深衣純以素但以緣而已不與長衣同其吉服中衣亦以采緣其諸侯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知大夫士不用綃黼丹朱但用采純而已矣無文以明之其長衣以素緣知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故知以素緣也若以布緣則曰麻衣知用布緣者以其稱麻衣故知也其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麤細至葬可以用素緣也練則用縓也其詩之麻衣則與此別彼謂吉服之衣也所以此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言聖

人制事必有法度短毋見膚衣取蔽形長毋被土爲汙辱也續衽
鉤邊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續或爲
裕要縫半下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要或爲優袼之高下
可以運肘肘不能不出入袼衣袂當掖之縫也袂之長短反詘之
及肘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爲腕帶
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當骨緩急難爲中也制
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袂
圜以應規謂胡下也曲袷如矩以應方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

衣領負繩及踝以應直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齊緝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行舉手謂揖讓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政或爲正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若仰則心有異志者與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言非法不服也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貴此衣也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

擯相可以治軍旅宁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宁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有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繢畫文也三十巳下無父稱孤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

疏 正義曰此一篇從袷至末皆論深衣之制令各隨文解之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者以作記之人爲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也　以應規矩繩權衡者此則制度之事所應者備在下文　短毋見膚　深衣所取覆形體縱令稍短不得見其

膚肉若見膚肉則褻也　長毋被土者其衣縱長無覆被於土爲汙辱也　續衽鉤邊者衽謂深衣之裳以下闊上狹謂之爲衽接續此衽而鉤其旁邊即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　注續猶至裾也　正義曰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爲餘衽悉當旁也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若其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云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者案援神契云象鼻必卷長鳥喙必鉤鄭據此讀之也云若今曲裾也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明帝所爲則鄭云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其深衣之衽已於玉藻釋之故今不復言也　要縫半下　要縫謂要中之縫尺寸闊狹半下畔之闊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　注

三分至寬也　正義曰此據裳之一幅分爲二幅凡布廣二尺二寸四寸爲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爲六寸減此六寸以益於下是下二幅有二尺四寸上二幅有一尺二寸故云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容舉足而行故宜寬也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　袼謂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寬大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肘也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者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試其袂得及於肘也　當無骨者帶若當骨則緩急難中故當無骨之處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者深衣其幅有六每幅交解爲二是十二幅也

古者方領　正義曰鄭以漢時領皆嚮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　負繩及踝以應直　正義曰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云負繩非謂實負繩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者所以袂圜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如規也　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也言欲使人直其政教欲使政教直方其義欲使義事方正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記者既明方直之義故引坤卦之六二直方以證之案鄭注坤之六二云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　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者言裳下之齊如權之衡低仰平也欲以安其志意而平均其心也

注宁且至而已　正義曰可苦衣而易有也以其宁牢乃可於苦事衣著故庶人服之以宁牢故也而易有者以白布爲之不須黼黻錦繡之屬是易有也云深衣者用十五

升布鍛濯灰治者案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深衣與朝服相類故用十五升布鍛濯謂打洗鍛濯用灰治理使和熟也然則喪服麻衣雖似深衣之制不必鍛濯灰治以其雜凶故也云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者案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又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是深衣爲朝祭之次服也云庶人吉服深衣者深衣是諸侯之下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故知是庶人之吉服喪服有衰裳包貴賤上下無差亦明庶人吉服乃深衣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者所尊俱在故衣純以繢言具父母則父母俱在也大父母則亦然也若其不具一在一亡不必純以繢也　具父母衣純以青者唯有父母而無祖父母者以爲吉不具故飾少而深領緣用青純降於繢也若父母無唯祖父母在亦當純以青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者純袂者純緣也謂純其袂緣則袂口也又云緣讀爲緆謂深衣之下純也純邊者謂深衣之旁側也廣各寸半者言純袂口及裳下之緆并純旁邊其廣各寸半言表裏合爲三寸　注純謂

至二寸　正義曰純謂緣之者解經中二箇純字一是純袂二是純邊皆謂緣之也云緣袂謂其口也經言純袂口外更緣故云純袂則是緣其袂口也非是口外更有緣也故分明言之云緣緆也解經緣字讀爲緆謂深衣下畔也故既夕禮云明衣縓綼緆鄭注云在幅曰綼在下曰緆今經云此緆則深衣之下緣也云緣邊衣裳之側解經純邊也深衣外衿之邊有緣也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揜處其側亦有緣也

投壺第四十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録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爲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爲謙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不得命不以命見許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燕禮脫屨升堂之後主人請投壺於賓

賓辭及許之事　主人奉矢者謂於阼階之上西南奉持其矢知西面者以賓在西故知西面對賓也　司射奉中者中謂受筭之器投壺亦射之類故司射於西階上奉中北面也　使人執壺者謂主人使人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而北面也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也唯云使人不言官者以賤略之也　某有枉矢哨壺者枉謂曲而不直也哨謂哨峻不正是主人謙遜之辭　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者賓稱主人設酒肴以待已是某既受主人之賜矣主人又請投壺樂已是重以樂也　注士則至北面　正義曰士則鹿中案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略之也知此投壺是大夫士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與鄉飲酒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此既非諸侯之禮而經云奏貍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

亦有之但古禮云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筭云奉之西階上北面者案鄉射禮將射之時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故知此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以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爲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

注燕飲至射也　正義曰知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者案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羞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則知此亦在脫屨升坐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爲射以其詢衆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　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

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　賓再拜

受者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遥受矢
也　主人般還曰辟者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
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
各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　主人
阼階上拜送者主人既授矢之後歸還阼階上北面拜送
矢也　賓般還曰辟者賓受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
之拜賓乃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之言此者亦
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皆北
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西面相拜
又以曰辟者是賛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閒退反位揖賓就筵

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閒者言將有事於此
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偕進明爲偶也賓席主人席皆南
鄉閒相去
如射物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
筵　巳拜受矢者謂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

賛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矢也　進即兩楹間退反位者主人受矢之後乃獨來就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看投壺處所乃却退反阼階之位　揖賓就筵者主人於阼階之上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於是賓主各來就筵　注退乃至射物　正義曰云退乃揖賓者解經退反位揖賓也所以揖之者欲與賓俱即席相對爲偶而共投壺云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者以壺在於南故知投壺南鄉也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也物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笴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

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

筭而立以【疏】正義曰前經賓主既就筵此經明進度壺并請賓俟投筭之節　司射進度壺者司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所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　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大晚則於庭是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　反位者司射度壺既畢反還西階上位　設中者司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　東面執八筭與者既設中之後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筭而興起其中裹亦實八筭

【注】亦實八筭於中横委其餘於中西　正義曰此約鄉射文實八筭於中今此投壺射之類故云亦實八筭於中亦者亦鄉射也

請賓曰順投爲

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筭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乗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爲樂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　順投爲入者司射執八筭起而告賓黨爲投壺之法也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筭也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筭也　比投不釋者比頻也又賓主投壺法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爲之釋筭也　勝飲不勝者又告云若投勝者則酌酒飲於不勝者也　正爵既行者又說飲法也正爵謂勝飲不勝

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爲正爵既行謂行爵竟也　請爲勝
者立馬者此謂行正爵畢而爲勝者立馬者則又取筭以
爲馬表於勝數也必謂筭爲馬者馬是威武之用爲將帥
所乗今投壺及射亦是習武而勝者自表堪爲將帥故云
馬也　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
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
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
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　三馬既立請
慶多馬者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爲三馬是其勝巳成又
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　請主人亦如之者司射請賔
之黨爲每事並應曰諾竟而司射又請主人事事亦如賔
而主人皆亦曰諾如賔也案鄉射司射請賔於西階上請
主人於阼階上則此請賔請主人皆亦就賔主之前也
注正爵至爲樂　正義曰此經正爵謂罰爵故下別云三
馬既備請慶多馬今鄭注或以罰或以慶則慶馬勝筭亦
爲正爵者鄭通而解之罰慶俱是正爵故下文云正爵既

行請徹馬彼謂慶爵亦稱正爵也案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此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者謂司射命遣鼓瑟之弦者請奏貍首之篇 間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似一也 大師曰諾者大師應此司射曰諾諾承領之辭也 注 弦鼓至節焉 正義曰知鼓瑟者鄭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爲重故特云命弦者云貍首詩篇名也者以與射義騶虞采蘋相類故知詩篇名也既非諸侯投壺而奏貍首者義取燕飲之儀猶如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云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者解所以間若一投壺者當聽之以爲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須中間若一也案鄉射三番初番耦射

不釋筭第二番釋筭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則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筭則坐以南爲右北爲左也巳投者退各反其位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投壺之事中者釋筭之儀　左右告矢具者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　請拾投者拾更也司射又請賓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　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者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筭於地也　賓黨於右者右謂司射之前稍南也　主黨於左者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　〔注〕已投者退各反其位　正義曰約鄉射禮射畢則各反其位則知投壺者畢亦各反其位辟後來也反位謂主黨於東賓黨於西

卒投司射執筭曰

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筭如數射筭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筭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筭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筭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爲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筭以告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投壺筭數之儀　卒投者謂投壺卒也　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者司射於壺西東面執筭請曰賓主之黨卒竟投請數筭二筭爲純一純以取者純全也二筭合爲一全地上取筭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　一筭爲奇者一筭謂

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筭爲奇　遂以奇筭告者奇餘
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筭手執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
純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其賢賢謂勝者也勝者若有雙
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筭則云五純也　奇則曰奇者若有
奇數則曰奇假令九筭則曰九奇也　鈞則曰左右鈞者
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　注卒已至以告
正義曰云如數射筭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此數投壺之
筭如數射筭云一純以取至其他如右獲此皆鄉射之禮
文也一純以取實於左手謂就地上之筭以右手每一純
別而取實於左手云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滿十
純則從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爲縮每十雙則東
西縮爲一委每有十雙更別委之故云每委異之云有餘
則横諸純下者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横
於純下謂横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云一筭爲奇奇則縮
諸純下者若唯有一筭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
西置之此謂數右筭之法若數左筭則異於右筭謂揔叙

地之筭實於左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異之謂滿十純揔爲一委云其他如右獲者謂所縱所横如右獲也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酌者亦酌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爲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之儀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飲不勝之儀　命酌曰請行觴者謂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罰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　酌者曰諾者謂勝黨之弟子曰諾受領許酌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也　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者謂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灌猶飲也　勝者跪曰敬養者勝者跪執之曰敬以

此觴而養不能 注 酌者勝黨之弟子 正義曰此鄉射
禮文也案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弟
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是也 注 周禮至射爵
正義曰此周禮典瑞文引之者證灌爲飲也云賜灌敬養
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者
以投壺射類故約鄉射而知也 正爵既行請立
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
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 飲不勝者畢司
射又請爲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筭之前三立馬者投壺如
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
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飲
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 不勝者畢司射請爲
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之事 正爵既行者謂正禮罰酒
之爵既行飲畢之後司射乃請賓主請爲勝者樹標立其

馬也　馬各直其筭者直當也謂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筭之前所釋之筭東中之西也　一馬從二馬者投壺與射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賓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以少足益於多以助勝者為榮　以慶者一馬從二馬之後乃以慶賀多馬故云以慶但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言爲慶之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賀於多馬者　賓主皆曰諾者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　注飲不至無豐　正義曰云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亦三番而止案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獲而巳未釋筭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數筭飲不勝者第三番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筭飲罰爵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云三者一黨不必三勝者解一馬從

二馬之意言或賓或主之黨黨中不必三畨得勝故以一勝之馬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者不得慶也云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者以飲不勝之時賤其無能故偶不親酌使弟子酌奠於豐上則鄉射禮所云者是也今旣尊賢當須親酌手自授之故知不使其弟子無豐也皇氏以爲三畨而止者謂三偶投壺而止案鄉射禮每畨皆三耦而止今云三偶投壺而止非其義也

正爵既行請徹馬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筭也既徹馬無筭爵乃行

疏 正義曰此明飲慶爵之後司射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行無筭爵之事

筭多少視其坐筭用當視坐投壺者之衆寡爲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筭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褻隨晏早之宜無常處

筭長

尺二寸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筭長尺有握握素也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七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筭及矢長短之數又明壺之大小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今録記者既陳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於下　筭多少視其坐者言筭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矢人別四筭也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者籌矢也室中最挾故五扶

堂上差寛故七扶庭中彌寛故九扶 注 投壺者人四矢

正義曰案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故知四矢也 注 籌矢至常處 正義曰云春秋傳曰膚寸而合者此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文彼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唯泰山爾引之者證彼膚與此扶同也 注脩長至餘也 正義曰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者既稱腹容斗五升又云三分益一者以斗五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益一爲二斗從整數計之云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者以筭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則一斗之積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也二斗之積爲三百二十四寸也於此壺之圜囷之中凡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三百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脩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者壺底一重既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圜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爲

三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并前六十四寸八分得八十六寸四分也即是壷底一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開方積之九九八十一則爲方九寸强也一面有九寸强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强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有二十七寸强是壷圜周二尺七寸有强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也鄭之此計據二斗之數必知然者壷徑九寸以圜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一壷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箇八十一寸揔爲四百五寸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寸四分寸之一餘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三百二十四寸之内但容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餘有二十寸四分寸之一不盡故云圜周二十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斗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三寸則壷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壷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揔爲三百二十寸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有

三寸不盡是壺徑八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鄭之文注之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今筭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圍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云壺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望合恐非鄭意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記魯薛者禮衰乖異不知孰是也憮敖慢也偝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丘據浮或作匏或作符踰或爲遥

疏 正義曰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薛之事者錄記之人以周衰之後魯之與薛有當時

投壺號令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　毋憮毋敖者憮亦敖也號令弟子云毋得憮而敖慢也　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者毋偝立謂不正面前毋得踰言謂遠相談話若偝立踰言有常刑之罰爵也　若是者浮浮亦罰也薛令弟子辭曰若如是偝立踰言者則有浮罰之爵薛令弟子異於魯者其魯令弟子則稱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則摠稱若是者浮浮亦罰也其言辭詳略雖異其意則同　注晏子至丘據　正義曰引晏子春秋者證浮是罰爵之義故小爾雅云浮罰也

鼓○□○○□□○□○○□半○□○□○○○□□○□○

魯鼓○□○○○□□○□○○□□○□○○□□○半○□○○○□□○

薛鼓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

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爲樂者此皆與於投壺魯鼓○□

○○□□○○半○□○□○○○○□○□○薛鼓○□○○○

○□○□○□○○○□○□○○□○半○□○□○○○○□○此二

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列之疏正義曰以鼓節有圜點有方點故以爲圜者擊鼙方者擊鼓若頻有圜點則頻擊鼙聲每一圜點則一擊鼙聲若頻有方點則頻擊鼓聲也但記者因薛擊鼓之異圖而記之但年代太遠無以知

其得失　注射謂燕射　正義曰以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鼓節爲投壺用全鼓節爲射禮又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　注庭長至投壺　正義曰經云司射庭長案鄉飲酒將旅之時使相爲司正在庭中立于觶南北面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云樂人國子能爲樂者以國子習樂故云國子能爲樂者欲明此樂人非瞽矇視瞭之徒以其能與主人之黨而觀禮故知非作樂瞽人也案國子是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今來觀樂士大夫投壺者以國之俊選皆在學習樂共士子來觀投壺非謂一皆是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也云此皆與於投壺者鄭恐但來觀其禮不觀投壺　經既云屬賓黨主黨則是入賓主之朋故云與於投壺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五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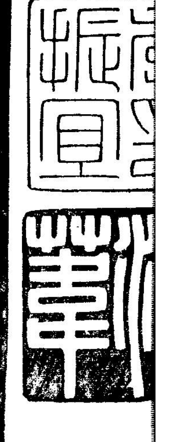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儒行第四十一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者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於別錄屬通論案下文云儒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搏猛引重不程勇力此皆剛猛得爲儒者但儒行不同或以遜讓爲儒或以剛猛爲儒其與人交接常能優柔故以儒表名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



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爲儒服而問之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遽猶卒也物猶事也留久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哀公命席

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 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

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僞言之不愊怛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

儒有其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

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鬬訟）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祈猶求也立義以爲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乆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爲貨 疏 魯哀公問於孔子者

言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儒行之事記者録之以爲儒行之篇孔子説儒凡十七條其從上以來至下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儒明聖人之儒包上十五條賢人儒也其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謂也今此一節明哀公至孔子之家見孔子衣服之異疑其儒服遂問儒行爲孔子命席方説儒行之事也 君子之學也博者言徧知今古之事也其服也鄉者其冠服須依所居之鄉也 丘不知儒服者不知猶不識也言我所服但衣其鄉之服不知儒服言此者譏哀公意不在儒欲侮笑其服故以此言非之 注 逢猶至二寸

正義曰謂逢猶盛大之貌詩云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是逢爲盛大之貌也云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者掖謂肘掖之所寛大故云大袂禪衣也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鄭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若依尋常侈袂之服則哀公無

由怪之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云非哀
公意不在於儒者今若在儒孔子新來則應問以儒行今
乃問其服是意欲侮戲夫子故下文云不敢以儒爲戲明
此時意以爲戲也云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者庶人無朝
祭之事故知禪衣袂二尺二寸云袪尺二寸者王藻文言
深衣之制如此今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
異故謂衣爲逢掖也則此大袂深衣也長居宋冠章甫之
冠言夫子生於魯長於宋魯有大袂禪衣宋有章甫之冠
故知大袂之衣是少所居之服也章甫之冠是長所居之
冠案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曾祖
防叔防叔生木金木金生伯夏伯夏生良紇良紇生孔子
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
丘爲制法之主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
常同也且曲禮從新國之法秖謂禮儀法用未必衣服盡
從也禮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時孔子自衛新
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遽數之不能終其物

者遽卒也數說也終盡也物事也孔子荅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而說則不能盡事也　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者留久也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大久也更僕者更代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也言若委細悉說之則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若不代僕則事未可盡也　哀公命席者哀公既聞孔子所荅稱儒行不敢造次而盡故命掌筵者爲夫子布席也故注云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者此一經明孔子侍坐於哀公說儒行脩立己身終始之事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者席猶鋪陳也珍謂美善之道言儒能鋪陳上古堯舜美善之道以待君上聘召也盧云儒是侍坐席之珍可重也此經論儒者自學脩飾立身之事不應直云席上之珍可重故鄭不從也　力行以待取者言己脩身勵力行之擬待進取榮位也　其自立有如此者謂自脩立己身有如此行在上之諸事也儒有衣冠中者此明儒者容貌之事儒有衣冠中者中間

言儒者所服衣冠在尋常人之中間不嚴勵自異也動作慎者謂舉動與作恒謹慎也　其大讓如慢謂有人以大物與已已之讓此大物之時辭貌寬緩如傲慢然　小讓如僞者言讓其小物如似詐僞亦謂寬緩不急切也言儒不以利動也　大則如威者言有大事之時形貌則如似有所畏懼也　小則如愧者言行小事之時則如似有所慙愧如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損　粥粥若無能也者粥粥是柔弱專愚之貌言形貌粥粥然如無所能也 注 中中至所畏　正義曰中中間者言儒者衣冠在常人中間則孔子逢掖之衣是也云如慢如僞言之不愊怛也者愊怛謂急促之意言語之時不愊怛切急如似慢然如似僞然庾氏云讓大物不受拒於人如似傲慢讓小物之時初讓後受如似僞然與注意不合非鄭旨也　儒有居處齊難者此明儒行先以善道豫防備患難之事　居處齊難者凡所居處容貌齊莊可畏難也貌旣如此人則無由慢之也　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塗路也君子行道路不與

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己也　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者冬溫夏凉是陰陽之和處冬日暖處則暄夏日陰處則凉此並爲世人所競唯儒者讓而不爭也故注云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鬪訟也　愛其死以有待也者此解不爭也言愛死以待明時養其身以有爲也者言養身爲行道德也　其備豫有如此者言儒者先行善道豫防患害有如此在上諸事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者此一經明儒者懷忠信義之事也言儒懷忠信仁義以與人交不貪金玉利祿以與人競人則親而近之　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者言儒者不祈土地之富以義自居故云以爲土地　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者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爲富不求財積以利其身也　難得而易祿也非道之世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　易祿而難畜也者無義則去是難畜也　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者非時謂非明時則不見是不亦難得乎　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

者君有義則與之合無義則去是難畜也　其近人有如此者言儒者親近於人有如此在上之諸事也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鷙省聲也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可

畏也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儒有委之以貨財者此明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爲繼

【疏】儒者之行有異於衆挺特而立不與同羣之事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者言儒者之行人或委聚之以貨財謂多以貨財委之淹之以樂好謂他人淹漬之以愛樂華好之事言以愛樂玩好浸漬之也　見利不虧其義者謂儒者執持操行雖見貨財樂好之利不虧損己之義事苟且而愛也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者謂他人劫脅以軍衆沮恐之以兵刃也　見死不更其守者言儒者雖見劫見沮以致於死終不更改其所守之志而苟從之免死也　鷙蟲攫搏不程勇者言儒者若逢鷙猛之蟲則身往攫搏不程量武勇堪當以否遇即行也　引重鼎不程其力者言引重鼎不豫前商量已力堪引以否言見則引之此攫搏引鼎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貝暴虎之事而得爲儒者孔子此言雖託儒爲事其實自述也若春秋夾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優儒是也案定十年公與齊侯會

於夾谷之地於時孔子爲都禮之事齊人欲劫辱魯君孔子使人拒之而又齊人之樂作優及侏儒者於魯幕下弄魯君孔子命誅之斷其手足異門而出齊侯不敢輕魯還汶陽之田及所侵之地並歸於魯是夫子之功儒者亦有勇不避艱難引之者言儒者有勇　往者不悔者言儒者有往過之事雖有敗負不如其意亦不追悔也　來者不豫者謂將來之事其所未見亦不豫前防備言已往及未來平行自若也　過言不再者再更也言儒者有愆過之言不更爲之　流言不極者極謂窮極若聞流傳之言不窮其根本所從出處也言儒者識慮深遠聞之則解故不窮極其所出也　不斷其威者斷絕也言儒者不斷絕其威嚴容止當可畏也　不習其謀者逢事則謀不豫習也　其特立有如此者言餘人不能唯儒者獨能特立有如此之行也　注淹謂至順也　正義曰淹謂浸漬之者言樂好之事民之所嗜易以溺人云淹之樂好故知淹爲浸漬也云沮謂恐怖之也以沮謂敗壞於人是恐怖之也俗本

沮或爲阻字謂阻難之事云鷙蟲猛鳥猛獸也者蟲是鳥
獸通名故爲猛鳥猛獸云字從鳥鷙省聲也者言鷙蟲既
是猛鳥猛獸但獸摯從執下著手鳥鷙從執下著鳥今一
鷙包兩義以獸鷙從鳥故云省也執下著鳥執下著手俱
是鷙聲故云聲也但以脚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
云雖有負者後不悔也者身行往過之事雖有負敗不追
悔也云平行自若者若如也言雖有敗負及未見之事不
恥愧憂慮但平常而行志意自如也云不習其謀口及則
言不豫其說而順也者口及則言謂口及其事則
言論謀度之不豫前備其言說而順從所謀之也儒有
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
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
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

此者淫謂傾邪也恣滋味爲溽溽之言欲也【疏】此明儒有剛毅之事居處不淫者淫謂傾邪也言儒者性既剛毅故居處不傾邪也　飲食不溽者溽之言欲也即濃厚也言儒性既剛儉故飲食常質不濃厚也　其剛毅有如此者言儒者其剛強嚴毅有如此諸事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盾大盾也【疏】此明儒者自立之事也　忠信以爲甲冑注云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盾大盾也甲冑干櫓所以禦其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亦禦其患難謂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　戴仁而行仁之盛　抱義而處義不離身　雖有暴政不更其所者更改也不改其志操迴然自成立也雖與前自立文同其意異於上也其自立有

如此者初第一儒言自立者謂強學力行而自脩立也此經自立者謂獨懷仁義忠信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户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言貧窮屈道仕爲小官也宮謂牆垣也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篳門荆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上荅之謂君甕前其言

疏 此明儒者仕官能自執其操也　儒有一畝之宮者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爲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爲宅也牆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宮謂牆垣也　環堵之室者環謂周迴也東西南北唯一堵　篳門圭窬篳門謂以荆竹織門也杜氏云柴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故云圭窬說文云穿

木爲户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户也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蓬户甕牖者蓬户謂編蓬爲户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户甕牖者謂牖牕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爲牖　易衣而出者王云更相衣而後可以出如王之意是合家共一衣故言出更著之也　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故注云二日用一日食也　上荅之不敢以疑者上君也荅之謂己有言語君應荅而用之不敢以疑謂己决竭心力不敢疑貳於君也亦謂雖被信任用不敢猜疑於君上也言儒者仕官盡忠　上不荅不敢以諂者己有言語而君不用及不見使則己宜靜默不敢諂媚求進也　注貧窮至爲雉　正義曰貧窮屈道仕爲小官也者以經云其仕有如此者是仕官之人今乃篳門圭窬仕爲小官儒有大德而仕小官故知貧窮屈道也云五板爲堵五堵爲雉者定十二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堵之大小高一丈長三丈爲雉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

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猶圖也信或爲身

【疏】此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愛及於人之事也　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者言儒與今世小人共居住與古人之君子意合同也　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楷法式也言儒者行事以爲後世楷模法式　適弗逢世者適之也謂已之生於澆薄之時不逢明世也　上弗援者援引也取也既不逢明時又不爲

君上之所引取也　下弗推者下謂民人也推謂進舉也言身在下不遇之時又不爲民下所薦舉也　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危謂毀害也既不爲君所引又不爲民所薦唯有讒諂之民其羣黨連比共危亡已者也　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者言身乃可危而心志不可變奪也故論語云守死善道是也　雖危起居竟信其志者起居猶舉動也竟終也信讀爲伸雖比黨之民共危矣而行事舉動猶能終伸我已之志謀不變易也　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者猶圖也身雖不遇其世所圖謀不忘百姓之所憂病也言常念之也　其憂思有如此者謂儒者身雖不遇猶能憂思於人有如在上之事也　注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正義曰此是信字義當如舒伸之伸但古之字皆假借此信字以爲屈伸之伸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

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毁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優游之法法和柔者也毁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

疏　此明儒有寬裕之事　博學而不窮者謂廣博學問而不窮止　篤行而不倦者篤猶純也又有純壹之行而行之不疲倦也　幽居而不淫者幽居謂未仕獨處也淫謂傾邪也君子雖復隱處常自脩整不傾邪也　上通而不困者上通謂身得通達於君有道德被用也不困謂既在其位必行其政使德位相稱不爲困弊不足也以儒德之備也　禮之以和爲貴者禮以體别爲理人用之當患於貴賤有隔尊卑不親儒者用之則貴賤有禮而無間隔故云以和爲貴也　忠信之美者見人有忠信則己美之

優游之法者優柔者和柔也見人和軟則已法之　慕賢而容衆者以見賢思齊是慕賢也汎愛一切是容衆也毀方而瓦合者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鋩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言儒者身雖方正毀屈己之方正下同瓦細如破去圭角與瓦器相合也　注　不窮至遠人　正義曰不窮不止也者恐爲困窮故云不止謂不窮已云幽居謂獨處時也者既未仕對已仕者爲獨處也云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者圭角謂圭之鋒鋩有楞角言儒者身恒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衆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獨有小圭角也下與衆人小合儒者不與衆人之合亦於細碎小事而相合也則大義之事不皆合也云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者言儒者必須瓦合爲屈已同凡亦是君子爲道不遠離於人與常人小合若破圭角與瓦之相合故云不遠人也皇氏云毀已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義亦通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

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爲賢臣成之

【疏】此明儒者舉賢能之事　儒有內稱不辟親者稱舉也不辟親舉人以理若祁奚舉子祁午是不辟親　外舉不辟怨者若祁奚舉讎人解狐也案襄三年左傳云祁奚請老致仕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但審知其賢故不辟也　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絕句皇氏以達之連下爲句言儒者欲舉人之時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其事堪可乃推而進達之不妄舉人也　不望其報者言雖進達賢人於君不求望其報也　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者君得其志者謂君任此儒者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皆成此儒者推賢達士無所求爲唯苟在利益國家

不於身上自求富貴也　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言儒者進達引能有如此在上諸事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達也

疏　此明儒者舉任同類之屬前經舉賢援能謂疏遠者此經任舉謂親近者也　爵位相先也者相先謂相讓言儒者見爵位之事必先相推讓於朋友也　患難相死也儒者有患難相為致死也　久相待也者謂朋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而乃進也　遠相致也者謂已得明君而仕朋友在小國不同得志則遠相招致共仕明君也　其任舉有如此者謂朋友更相委任舉薦有如此在上諸事

儒

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己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不臨深而爲高臨衆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爲多謀事不以己小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己志也

疏此明儒者殊異於人特立獨行之事

澡身而浴德者澡身謂能澡絜其身不染濁也浴德謂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　陳言而伏者謂陳設其言而伏聽

君命也　靜而正之者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不傾躁也　上弗知也謂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所不知　麤而翹之者麤䟽也翹起發也言儒者事君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既不知當伺候君上顏色因縁有事微䟽而起發之令君上得知也　又不急爲也者謂起發之時不急速而爲之也　不臨深而爲高者地既高矣不臨此衆人深下之處更增高大猶言不臨此衆人卑賤處而自尊顯也又臨衆人不以已位高尊而自振貴言儒者卑以自牧不加少而爲多者謂已有謀事少勝不加增少勝自以爲多以矜大也　世治不輕者世治之時雖與羣賢並處不自輕也言常自重愛也世亂不沮者沮猶廢壞也言世亂之時道雖不行亦不沮壞已之本志也　同弗與者言儒之仕彼位雖與齊同若行不是善則不與之相親合也　異弗非也謂彼人與已之䟽異所爲是善則不非毀之也　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言獨能特立獨有此行如此所云之事也前第五儒既明特立此又云特立獨行者前云特立但明一

身勇武不論行之所爲此經所云非但身所特立又獨行此行爲獨行故更言特立也　注麤猶至志也　正義曰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者釋經文上不知也云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者釋經麤而翹之也云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者釋經又不急爲也若納已言速疾則被衆人所怪妬所由生也云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者言凡人之情見衆人無知已之獨賢則盡心用力若衆人皆賢或自替廢儒者不以如此恒自重愛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

以順之也博學以知服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

疏 此明儒者志操規爲之事 上不臣天子伯夷叔齊是也下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 愼靜而寛者既愼而靜所尚寛緩也強毅以與人者若有人與己辨言行而彼人道不正則不茍屈從之是用剛毅以與人也 博學以知服者謂廣博學問猶知服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凌跨前賢也 近文章砥厲廉隅者言儒者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己廉隅也 雖分國如錙銖者言君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不貴重也 不臣不仕者謂不與人爲臣不求仕官但自規度所爲之事而行故云其規爲有如此者也 注 強毅至曰錙 正義曰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茍屈以順之也者解經強毅以與人之事謂彼人來至與己辨爭言行而彼人爲道不正己則不茍且屈撓以順從之云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者解經博學以知服謂不用己之

所知勝於先世賢知者之所言服從之也云八兩曰錙者案筭法十黍爲參十參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

疏此明儒者與人交友之事合志同方者方猶法也言儒者與交友合齊志意而同於法則也營道同術者謂經營道藝同齊於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方據所懷志意也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也並立則樂者謂與知友並齊而立俱同仕官則歡樂也相下不厭者謂遞相卑下不厭賤也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者雖有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謗之言欲譖毀朋友則已不信其言也其

行本方立義者庾氏言其行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存義也
同而進不同而退者謂朋友所爲與已同則進而從之若
不與已同則退而避之其交友有如此者言其結交爲朋
友有如此在上諸事也自此以上凡有十五儒所陳之事
亦有前後乖異者此上經云不臣不仕第一儒云席上之
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
則有仕官之志也第十儒云寬裕第六儒云剛毅與寬裕
亦别也第三儒云愛其死養其身備豫禍患第五儒云劫之
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亦不同也如此儒之乖違
上下不一略舉一二言也所以如此不同者言儒包百行
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當其剛毅之節則守死不
移論其營養之道則寬而容衆逢有道之世則進而事君
遇無道之時則退而不仕且賢有優劣儒有大小大儒則
理包百行小儒則或偏守一邊所以尚書皐陶九德不一
德多則爲天子諸侯德少則爲大夫卿士
可達於此儒行亦然雖或不同無所怪也

温良者仁

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此兼上十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己假仁以為說仁聖之次也

疏此明聖人之儒兼上十五儒之行亦是孔子嫌其斥己假言仁者之儒以說之　溫良者仁之本也者言溫良之性是仁者之儒行之本言仁者之儒先從溫良而起故云仁之本也　敬慎者仁之地也者亦言仁者之儒以敬慎為地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之儒亦居止敬慎故云仁之地　寬裕者仁之作也者言儒

者之動作必以寬裕故云仁之作也　孫接者仁之能也言孫辭接物是仁儒之技能　禮節者仁之貌也言禮儀撙節是仁儒之外貌　言談者仁之文也言語談說是仁儒之文章也　歌樂者仁之和也言歌舞喜樂是仁儒之和悅也　分散者仁之施也言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仁儒之恩施也　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言儒者既兼有此行猶尚遜讓不敢自謂己仁也　其尊讓有如此者尊謂恭敬讓謂卑謙謂尊敬於物卑讓於人有此之行也此謂聖人之儒但聖人理極不可為名言仁亞於聖故假仁以論聖人之儒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

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詘喜失節之貌慁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充或為統閔或為文

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妄之言無也言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爲儒而以儒靳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詬病猶恥辱也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衞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以禮館之問儒服而遂問儒行乃始覺焉言沒世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

疏 此明孔子自言己之儒所行如此故繫於諸儒之末也　不隕穫於貧賤者隕穫是困迫失志之貌言己雖遇貧賤不隕穫失志也　不充詘於富貴者充詘是歡喜失節之貌言雖得富貴不歡喜失節不慁君王者慁辱也言不見慁辱於君王而違道也　不累長上者累猶係也長上謂卿大夫言不以累係於長上而失志也　不閔有司者閔病也有司謂羣吏言儒者不

以困病於有司而失常謂不以羣吏所困迫 注閔病至自謂　正義曰閔病也釋詁文云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者言天子諸侯解經君王也云卿大夫解經長上也羣吏解經有司也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在魯哀公不用在齊犂鉏所毀入楚子西所譖適晉趙鞅欲害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畏匡厄陳則身被辱累多矣鄭以其如此故釋云不以慁累閔病而違道云孔子自謂也鄭知者以此一儒在衆儒之末聖人儒後特更說此一條事與孔子相會故知孔子自謂也　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者此一節明孔子說儒既畢遂言今世賤儒以譏哀公也命名也妄無也言今世衆人名之爲儒者無復常人遭人則謂之爲儒　以儒相詬病者詬病猶耻辱也言今世以命之爲儒是相耻辱時世如此故哀公輕儒也 注以儒斬故相戲　正義曰在魯莊公十一年宋人戰於乘丘長萬爲魯所獲宋人請之魯人歸之宋公斬之長萬宋大夫也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長萬病之後弑

閔公杜云戲而相愧曰靳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　此經明孔子自衛反魯歸至其家哀公就而館之聞孔子之言遂敬於儒也　言加信行加義者是記所録也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者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録之

注儒行至服　正義曰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案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孔子乃歸以傳文無館事故鄭稱蓋以疑之也云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者以哀公終竟不能用孔子故孔子卒哀公誄之傳云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是終竟輕儒此云不敢以儒爲戲是當時蹔服非久也

大學第四十二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於別録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

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卻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明德謂顯明其至德也上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致知在格物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爲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壹是專行是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爲黶黶閉藏貌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

意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菉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詩云於戲

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典堯典亦尚書篇名也峻大也諟或爲題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詩云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於止於鳥之所止也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言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緝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

疏正義曰此經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在於親民在止於至善積德而行則近於道也 在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此

其一也　在親民者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是其二也　在止於至善者言大學之道在止處於至善之行此其三也言大學之道在於此三事矣　知止而后有定者更覆說止於至善之事既知止於至善而後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　定而后能靜者心定無欲故能靜不躁求也　靜而后能安者以靜故情性安和也　安而后能慮者情既安和能思慮於事也　慮而后能得者既能思慮然後於事得宜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者若於事得宜而天下萬物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也　知所先後者既能如此天下百事萬物皆識知其先後也　則近道矣者若能行此諸事則附近於大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前章言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善覆說止善之事既畢故此經明明德之理　先治其國者此以積學能爲明德盛極之事以漸到今本其初故言欲章明己之明德使徧於天下者先須能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言若欲齊家先須脩身也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言若欲脩身必先正其心也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者揔包萬慮謂之爲心情所憶念謂之意若欲正其心使無傾邪必須先至誠在於憶念也若能誠實其意則心不傾邪也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　致知在格物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明德前經從盛以本初此經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格來也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言善惡之來緣人所好也　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於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　知至而后意誠既能知至則意念精誠也　意誠而后心正者意能精誠故能心正也　國治而后天下平者則上明明德於天下是以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也

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者言上從天子下至庶人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壹以脩身爲本上言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今此獨云脩身爲本者細則雖異其大略皆是脩身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本亂謂身不脩也末治謂國家治也言己身既不脩而望家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此覆說本亂而末治否矣之事也　譬若與人交接應須敦厚以加於人今所厚之處乃以輕薄謂以輕薄待彼人也其所薄者厚謂己既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厚重報己未有此事也言己以厚施人人亦厚以報己也若己輕薄施人人亦輕薄報己言事厚之與薄皆以身爲本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者本謂身也既以身爲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　所謂誠其意者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慎其獨也　毋自欺也言欲精誠其意無自欺誑於身言於身必須誠實也　如惡惡臭者謂臭穢之氣謂見此惡事人嫌

惡之如人嫌臭穢之氣心實嫌之口不可道矣　如好好色者謂見此善事而愛好之如似人好色心實好之口不可道矣言誠其意者見彼好事惡事當須實好惡之不言而自見不可外貌詐作好惡而內心實不好惡也皆須誠實矣　此之謂自謙者謙讀如慊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謂小人獨居無所不爲見君子而後乃厭然閉藏其不善之事宣著所行善事也　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者言小人爲惡外人視之昭然明察矣如見肺肝雖蹔時揜藏言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者言此小人既懷誠實惡事於中心必形見於外不可揜藏

注謙讀爲慊　正義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字既無謙退之事故讀爲慊慊不滿之貌故又讀爲厭厭自安靜也云厭讀爲黶黶爲黑色如爲閉藏貌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者此經明君子脩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作記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言

所指視者衆也十目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也其嚴乎者旣視者及指者皆衆其所畏敬可嚴憚乎　富潤屋德潤身者言此二句爲喻也言家若富則能潤其屋有金玉又華飾見於外也　德潤身者謂德能霑潤其身使身有光榮見於外也　心廣體胖者言内心寛廣則外體胖大言爲之於中必形見於外也　故君子必誠其意者以有内見於外必湏精誠其意在内心不可虚也　詩云瞻彼淇澳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顔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者此詩衛風淇奥之篇衛人美武公之德也澳隈也菉王芻也竹萹竹也視彼淇水之隅曲之内生此菉之與竹猗猗然而茂盛以淇水浸潤故也言視彼衛朝之内上有武公之身道德茂盛亦蒙康叔之餘烈故也引之者證誠意之道　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益矣如切如磋者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又能自脩也　如琢如磨者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

君子終不可諠兮又瑟然顏色矜莊僩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美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愛念之終久不可忘也諠忘也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自此以下記者引爾雅而釋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者謂自脩飾矣言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脩亦謂詩本文互而相通也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者恂讀爲峻言顏色嚴峻戰慄也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謂善稱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論道武公盛德至極美善人之愛念不能忘也 注 此心至著也 正義曰諠忘也釋訓文也云道猶言也謂經中道盛德至善恐爲道德之道故云道猶言也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者以經之恂字他本或作峻字故讀爲嚴峻之峻詩箋云還爲恂也此記爲赫兮喧兮詩經云赫兮咺兮本不同也云以其意誠而德著也以武公用意精誠德著於人人不忘也以經廣明誠意之事故鄭云意誠而德著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此周頌烈文

之篇也美武王之詩於戲猶言嗚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嘆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者後世貴重之言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族親也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言後世卑賤小人美此前王能愛樂其所樂謂民之所樂者前王亦愛樂之利其利者能利益其人之所利民爲利者前王亦利益之言前王施爲政教下順人情不奪人之所樂利之事故云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　此以没世不忘也由前王意能精誠垂於後世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以此之故終没於世其德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者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周公封康叔而作康誥戒康叔能明用有德此記之意言周公戒康叔以自明其德與尚書異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者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大甲云爾爲君當顧念奉正天之顯明之命不邪僻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者帝典謂堯典之篇峻大也尚書之意言堯能明用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

明大德也皆自明也此經所云康誥大甲帝典等之文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故云皆自明也 注皆自明明德也

正義曰明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已之明德也　湯之盤銘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湯之盤銘者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爲戒必於沐浴之盤者戒之甚也　苟日新者此盤銘辭也非唯洗沐自新苟誠也誠使道德日益新也　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日益新　又日新者言非唯日日益新又須恒常日新皆是丁寧之辭也此謂精誠其意脩德無已也　康誥曰作新民者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新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此大雅文王之篇其詩之本意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極盡也言君子欲日新其德無處不用其心盡力也言自新之道唯在盡其心力更

無餘行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上云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商頌玄鳥之篇言殷之邦畿方千里唯人所居止此記斷章喻其民人而擇所止言人君賢則來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者此詩小雅緡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緡蠻然微小之黃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得其所止以言微小之臣依託大臣亦得其所也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者孔子見其詩文而論之云是觀於鳥之所止則人亦知其所止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則知人亦擇禮義樂土之處而居止也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豈可以人不擇止處不如鳥乎言不可不如鳥也故論語云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是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緝熙謂光明也止辭也詩之本意云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此記之意於緝熙言嗚呼文王之德緝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處也

注 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　正義曰岑謂巖險蔚謂草木蓊

蔚言鳥之所止必擇靜密之處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六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此謂知本本謂誠其意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

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懥怒貌也或作懫或爲疐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之適也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一家仁

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僨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之又曰鄭伯之車僨於濟戾或爲吝僨或爲犇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止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

治國在齊其家有於己謂有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戾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夭夭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弃也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借矩或作巨）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詩云節彼南

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爲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可不愼其德乎邪辟失道則有大刑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紂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爲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紂時之事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

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秦誓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殽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斷斷誠一之貌也

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媢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放去惡人媢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拂猶佹也逮及也）是故君子有

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道行所由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爲誠然如已府庫之財爲已有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

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爲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言務聚財爲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爲也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

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㺯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疏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正義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聖人不惟自誠已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孔子稱斷獄猶如常人無以異也言吾與常人同也 必也使無訟乎者必也使無理之人不敢爭訟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者情實也言無實情虛誕之人無道理者不得盡竭其虛僞之辭也 大畏民志者大能畏脅民人之志言人有虛誕之志者皆畏懼不敢訟言民亦誠實其意也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之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然能使無訟則是異於人也而云吾猶人者謂聽之時備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吾猶人也但用意精誠求其情僞所以使無訟也 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意以下言此大畏民志以上皆誠意之事意爲行本既精誠其意是曉知其本故

云此謂知本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此覆說前脩身正心之事　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者懥謂怒也身若有所怒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若遇忿怒則違於理則失於正也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者言因恐懼而違於正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此言脩身之本必在正心若心之不正身亦不脩若心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是心爲身本脩身必在正於心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此經重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之猶適也此言脩身之辟也設我適彼人見彼有德則爲我所親愛當反自辟喻於我也以彼有德故爲我所親愛則我若自脩身有德必然亦能使衆人親愛於我也　之其所賤惡而辟焉者又言我往之彼而賤惡彼人者必是彼人無德故也亦當迴以辟我我若無德則人亦賤惡我也　之其所畏敬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畏敬彼人必是彼人莊嚴故也亦迴其辟我我亦當莊敬則人亦必畏敬我　之其所哀矜而辟焉

者又我往之彼而哀矜彼人必是彼人有慈善柔弱之德故也亦迴辟我我有慈善而或柔弱則亦爲人所哀矜也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敖惰彼人必是彼人邪僻故也亦迴辟我我若邪僻則人亦敖惰於我也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者知識也鮮少也人心多偏若心愛好之而多不知其惡若嫌惡之而多不知其美今雖愛好知彼有惡事雖憎惡知彼有美善天下之內如此者少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者碩猶大也言人之愛子其意至甚子雖有惡不自覺知猶好而不知其惡也農夫種田恒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以貪心過甚故不知其苗之碩若能以已子而方他子已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皆以已而待他物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者此不知子惡不知苗碩之人不脩其身身既不脩不能以已譬人故不可以齊整其家　注之適至大也　正義曰之適也釋詁文云反以喻已者謂見他人所親愛被賤惡以人類已他人之事反

來自辟己身也云則脩身與否可自知也者謂彼人不脩則被賤惡敖惰己若不以脩身事亦然也若彼脩身則被親愛敬畏己若脩身亦當然也故云脩身與否可自知也云碩大也釋詁文　所謂至其家此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　康誥曰如保赤子者此成王命康叔之辭赤子謂心所愛之子言治民之時如保愛赤子愛之甚也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者言愛此赤子內心精誠求赤子之嗜欲雖不能正中其所欲去其所嗜欲其不甚遠言近其赤子之嗜欲為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　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言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當赤子之嗜欲非由學習而來故云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此皆本心而為之言皆喻人君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者言人君行善於家則外人化之故一家一國皆仁讓也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者謂人君一人貪戾惡事則一國學之作亂　其機如此者機謂關機也動於近成於遠善惡之事亦發於身而及於一國也　此謂一言僨事一

人定國者僨猶覆敗也謂人君一言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定國謂由人君一人能定其國謂善政也古有此言今記者引所爲之事以結之上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也又云一家仁讓則一國仁讓是知一人定國也一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令謂君所號令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善則所令之事反其所好雖欲以令禁人人不從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者諸於也謂君子有善行於己而后可以求於人使行善行也謂於己有仁讓而后可求於人之仁讓也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者謂無惡行於己而后可以非責於人爲惡行也謂無貪利之事於已而後非責於人也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者謂所藏積於身既不恕實而能曉喻於人使從己者未之有也言無善行於身欲曉喻於人爲善行不可得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者此周南桃夭之篇論昏姻及

時之事言桃之夭夭少壯其葉蓁蓁茂盛喻婦人形體少壯顔色茂盛之時似桃之夭夭也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者之子者是子也歸嫁也宜可以爲夫家之人引之者取宜其家人之事　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者言人既家得宜則可以教國人也　詩云宜兄宜弟者此小雅蓼蕭之篇美成王之詩詩之本文言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此記之意宜兄宜弟謂自與兄弟相善相宜也既爲兄弟相宜而可兄弟之意而後可以教國人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此曹風鳲鳩之篇忒差也正長也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不有差忒可以正長是四方之國言可法則也　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者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謂其脩德於家在室家之内使父子兄弟足可方法而後民皆法之也是先齊其家而後能治其國也

注　一家至於濟　正義曰一家一人謂人君也者以經言治家故知是人君也若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御是也云春秋傳曰登戾之者此隱五年公羊傳

文案彼傳文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彼注意謂以思得而來之齊人語謂登來爲得來也聲有緩急得爲登謂隱公觀魚於棠得此百金之魚而來觀之公羊傳爲登來鄭所引公羊本爲登戾之以來爲戾與公羊本不同也鄭意以戾爲貪戾故引以證經之貪戾也云又曰鄭伯之車僨於濟者隱三年左傳文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經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但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天下理廣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然後及物自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人之事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揔而詳說也今各隨文解之　上恤孤而民不倍者孤弱之子人所遺棄在上君長若能憂恤孤弱不遺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也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者絜猶結也矩法也言君子有執結持矩法之道動而無失以此加物物皆從之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者此以下皆是絜矩之道也辟諸侯有天子爲上上有不善之事知己己惡之則不可迴持此惡事使己下者爲之也　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者言臣下不善事己己所有惡則己不可持此惡事迴以事己之君上也　所惡於前毋以先後者前謂在己之前不以善事施己己所憎惡則無以持此惡事施於後人也　所惡於後毋以從前者後謂在己之後不以善事施己己則無以惡事施於前行之人也　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者謂與己平敵或在己右或在己左以惡加己己所憎惡則無以此惡事施於左人也舉此一隅餘可知也　此之謂絜矩之道者上經云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其絜矩之義未明故此經中說能持其所有以待於人恕己接物即絜矩之道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記者引之又申明絜矩之道若能以己化從民所欲則可謂民之父母此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美成王之詩也只辭也言能以己化民從民所欲則可爲民父母矣民之所好好之者謂善政恩惠是民之願好己亦好之以

施於民若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絶是也　民之所惡惡之者謂苛政重賦是人之所惡己亦惡之而不行也　詩云節彼南山者上經說恕己待民此經明己須戒慎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所任大臣非其賢人也節然高峻者是彼南山維積累其石巖巖然高大喻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赫赫顯盛貌是大師與人爲則者具俱也爾汝也在下之民俱於汝而瞻視之言皆視師尹而爲法此記之意以喻人君在上民皆則之不可不慎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者有國謂天子諸侯言民皆視上所行而則之可不不慎其德乎宜慎之也　辟則爲天下僇矣者僇謂刑僇也君若邪辟則爲天下之民共所誅討若桀紂是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一經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因以戒成王也克能也師衆也言殷自紂父帝乙之前未喪師衆之時所行政教皆能配上天而行也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者儀

宜也監視也今成王宜監視于殷之存亡峻大也奉此天之大命誠爲不易言其難也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者道猶言也詩所云者言帝乙以上得衆則得國言殷紂失衆則失國也　有德此有人者有德之人人之所附從故有德此有人也　有人此有土者有人則境土寬大故有土也　有土此有財者言有土則生植萬物故有財也　有財此有用者爲國用有財豐以此而有供國用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者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爲本財爲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者外疏也內親也施奪謂施其劫奪之情也君若親財而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者事不兩興財由民立君若重財而輕民則民散也若散財而賙恤於民則民咸歸聚也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者悖逆也若人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行者則民悖逆君上而入以報答也謂拒違君命也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者若人君厚斂財貨悖逆民心而入積聚者不能久如人畔

於上財亦悖逆君心而散出也言衆畔親離財散非君有
也注師衆至厚云　正義曰師衆也峻大也皆釋詁文
爾雅峻字馬旁爲之與此同也克能也釋言文也云君有
逆命則民有逆辭也者君有逆命解經言悖而出也民有
逆辭解經亦悖而入謂人有逆君之辭以拒君也云老子
曰多藏必厚亡者言積聚藏之既多必厚重而散亡也引
之者證貨悖而入亦悖而出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者謂
天之命不於是常住在一家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矣書之本意言道爲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不常在一
家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者此舅犯勸
重耳之辭於時重耳逃亡在翟秦穆公欲納之反國而勸
重耳不受秦命對秦使云奔亡之人無以貨財爲寶唯親
愛仁道以爲寶也注楚書至奚恤　正義曰鄭知是楚
昭王時書者案楚語云楚昭王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
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
爲寶幾何矣王孫圉對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

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新序云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命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之壇令尹子西南面大宗子牧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發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言楚之所寶者即賢臣也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使歸告秦王曰楚多賢臣無可以圖之何知有觀射父昭奚恤者案戰國義云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壇上楚王指之謂秦使曰此寡人之寶故知有昭奚恤等也謂賢為寶者案史記云理百姓實府庫使黎甿得所者有令尹子西而能也執法令奉圭璋使諸侯不怨兵車不起者有大宗子牧能也守封疆固城郭使鄰國不侵亦不侵鄰國者有葉公子高能也整師旅治兵戈使蹈白刃赴湯蹈火萬死不顧一生者有司馬子發能也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懷霸

王之業撥理亂之風有大夫昭奚恤能也是皆爲寶也引之者證爲君長能保愛善人爲寶也 注 舅犯至利也 正義曰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者左傳文也云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檀弓篇文 秦誓曰者此一經明君臣進賢詘惡之事秦誓尚書篇名秦穆公伐鄭爲晉敗於殽還歸誓羣臣而作此篇是秦穆公悔過自誓之辭記者引之以明好賢去惡也 若有一介臣斷斷兮者此秦穆公誓辭云羣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謹慤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爲猗言有一介之臣其心斷斷猗猗然專一與此本異 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休然寬容形貌似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云見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己自有也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謂見人有才彥美通聖其心中愛好不啻如自其口出心愛此彥聖之美多於口

説言其愛樂之甚也　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者寔是也若能好賢如此是能有所包容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世子孫黎衆也尚庶幾也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望有利益哉也　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者上明進賢之善此論蔽賢之惡也媢妬也見人有技藝則掩藏媢妬疾以憎惡之也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者見他人之彥聖而違戾抑退之俾使也使其善功不通達於君尚書通爲達字也　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者若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家國將亡不能保我子孫非唯如此衆人亦曰殆危哉　注秦誓至危也　正義曰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殽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者案尚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又左傳僖三十三年秦穆公與師伐鄭蹇叔等諫之公不從爲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敗諸崤是其事也云美士爲彥者爾雅釋訓文黎衆也俾使也皆釋詁文尚庶幾者釋言文爾雅庶幾尚也是尚爲庶幾矣

云娼妬也者說文云娼夫妬婦是娼爲妬也　唯仁人放
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言唯仁人之君能放流此
蔽善之人使迸遠在四夷不與同在中國若舜流四凶而
天下咸服是也　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旣放
此蔽賢之人遠在四夷是仁人能愛善人惡不善之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者此謂凡庸小人見此
賢人而不能舉進於君假設舉之又不能使在其已之先
是爲慢也謂輕慢於舉人也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
能遠過也者此謂小人見不善之人而不能抑退之假令
抑退之而不能使遠退之過者言是愆過之人也　好人
之所惡者人謂君子君子所惡者凶惡之事今乃愛好凶
惡是好人之所惡也　惡人之所好者君子所好仁義善
道今乃惡此仁義善道是惡人之所好也　是謂拂人之
性者若如此者是謂拂戾善人之性　菑必逮夫身者
逮及也如此菑必及夫身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者大道
謂所由行孝悌仁義之大道也　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

失之者言此孝悌仁義必由行忠信以得之由身驕泰以
失之也　生財有大道者此一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
省國用以豐足財物上文大道謂孝悌仁義之道此言人
君生殖其財有大道之理則下之所云者是也　生之者
衆者謂爲農桑多也　食之者寡者謂減省無用之費也
爲之者疾者謂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　用之者舒者謂
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　則財恒足矣者言人君能如此
則國用恒足　仁者以財發身者謂仁德之者以財散施
發起身之令名也　不仁者以身發財者言不仁之人唯
在吝嗇務於積聚勞役其身發起其財此在治家治國天
下之科皆謂人君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者言
在上人君好以仁道接下其下感君仁恩無有不愛好於
義使事皆得其宜也　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者言臣下
悉皆好義百事盡能終成故云未有好義其事不終也言
皆能終成也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者又爲人君作譬也
君若行仁民必報義義必終事譬如人君有府庫之財必

還爲所用也故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注其爲至
有也　正義曰言君行仁道則臣必爲義臣既行義事必
終成以至誠相感必有實報如已有府庫之財爲已所有
也其爲誠實而然言不虛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
雞豚者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若務於積財即
是小人之行非君上之道言察於雞豚之所利爲畜養馬
乘士初試爲大夫不闚察於雞豚之小利　伐冰之家不
畜牛羊者謂卿大夫喪祭用冰從固陰之處伐冰以
供喪祭故云伐冰也謂卿大夫爲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爲
財利以食祿不與人爭利也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
者百乘謂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以地方百里故云百乘之
家言卿大夫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使賦稅什一之外徵求
采邑之物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是也　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者覆解不畜聚斂之臣意若其有聚斂之臣
寧可有盜竊之臣以盜臣但害財聚斂之臣則害義也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者言若能如上所謂是

國家之利但以義事爲國家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者言爲人君長於國家而務積聚財以爲己用者必自爲小人之行也　注孟獻至可也　正義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者此據左傳文也云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爲大夫者案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百乘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者不察雞豚故知士初試爲大夫也云伐冰之家卿大夫者案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注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及食而得用亦有冰也但非其當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左傳又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是也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此謂卿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鄭云采地一同之廣輪是也　彼爲至利也　前經明遠財重義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此經明爲君治國棄遠小人亦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彼爲善之彼謂君也君欲爲仁義之道善其政教之語辭故云彼爲善之　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

並至者言君欲爲善反令小人使爲治國家之事毒害於下故菑害患難則並皆來至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者既使小人治國其君雖有善政亦無能奈此患難之何言不能止之以其惡之巳著故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七

禮記義[illegible]卷十[illegible]　　天[illegible]